

## 第六章 描繪人物群像和民族風俗以突顯主題思想

故事以 1805 年 7 月在安娜·巴夫洛夫娜·舍勒的客廳裏進行的一場有關俄國與拿破崙之間的第一次戰爭的談話開場，最後以 1820 年在皮埃爾與尼古拉·羅斯托夫之間的一場熱烈緊張的爭辯結束，那場爭辯中可以預感到十二月黨人起義大風暴的日益逼近。在《戰爭與和平》這部宏大的作品篇幅裏，從頭到尾總有五百多個人物形象出現<sup>1</sup>，其中這一些人的生活道路與另一些人的生活道路互相交錯重疊，儘管如此，每一個人仍然是與眾不同的，他們各自保持著獨特的個人風格。

### 第一節 歷史人物與虛構人物

小說裏由數量龐大的人物形象組成一個體系。細分之，可為書中虛構的人物和史上實有的真人兩種。兩種人物形象之下，又可各分為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兩項。兩項之內可各再分為上層與下層，或曰官與民，或曰將與兵兩層。而兩層之內還可再各分為正面與反面，或曰肯定與否定，或曰美與醜的兩類。

作者托翁在每一種、每一項、每一層裏普遍採用了正反兩類互相對照、互相對比、互相襯托的方法，使各個人物顯得形象鮮明，個性突出，令人印象深刻，過目不忘。

《戰爭與和平》是一部以歷史大事件為題材的小說，自然要寫到歷史上的真人，才能增加真實感和歷史感。如戰爭雙方的統帥庫圖佐夫、亞歷山大一世皇帝和拿破崙以及他們主要的助手將領等。

<sup>1</sup> 據貝奇科夫《托爾斯泰評傳》第 162 頁。另據李明濱《戰爭與和平的主要藝術成就》一文統計，具體人物為 559 個。

但是小說不同於史書，也不是傳記，所以不能把歷史人物作為主要角色，而必須虛擬出主人翁，即主要角色，才能讓作者隨自己的主意，以這些虛擬的主角為中心展開故事，或「小說」他們的經歷，或「大說」他們的生平業績，或「細說」他們內心的思想與情緒，作者既可隨心所欲大肆描寫，著意刻畫，又無「失真」之虞。因為他們不屬於真有的歷史人物，不必拘泥於其傳記材料。例如書中四家大貴族：保爾康斯基公爵、別祖霍夫伯爵、羅斯托夫伯爵和華西里公爵。他們各有一個子女如安德烈、皮埃爾、娜塔莎和海倫是小說中的主要角色。故事情節如何錯綜複雜、千變萬化，都是以他們的命運經歷為依據而表現的。

據考證<sup>2</sup>《戰爭與和平》裏的人物，有大批人的原型是托爾斯泰的近親，作者通過自身的觀察，或從家族的傳說以及各種書面資料所記載的，逐個加以採用。指出這種近似性，可以讓人讀了小說而饒有興味。

小說中兩家主要的大貴族——保爾康斯基和羅斯托夫的諸多人物，其原型係採自托爾斯泰母系和父親家族。

老羅斯托夫，即伊里亞·羅斯托夫伯爵是作者的親祖父伊里亞·托爾斯泰伯爵，而老伯爵夫人彼拉蓋姬·羅斯托娃係作者的親祖母。老羅斯托夫的兒子，尼古拉·羅斯托夫是作者的父親尼古拉，老羅斯托夫的女兒，那位活潑可愛招人喜歡的少女，也是小說的女主角娜塔莎則綜合了作者的姨妹達喜亞娜·庫茲明斯卡姬和作者之妻索菲姬兩人的特點。娜塔莎的表姐，即她哥哥尼古拉·羅斯托夫的戀人宋尼雅，係採自作者的姑媽和監護人達吉亞娜·葉戈爾斯卡姬，即托爾斯泰終生無比依戀而且視同母親的那位「慈愛的姑媽」。總之，小說中一位主要人物

女主角娜塔莎，其家族的諸多人物，基本採用了作者父系家族中的各個有關人物為原型。

另一位主要人物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其系統下的各個人物則代表了作者家庭母系中的各個親屬。老保爾康斯基公爵是作者的外祖父尼古拉·謝爾蓋耶維奇·沃爾康斯基公爵，老公爵夫人麗莎·保爾康斯卡姬在外貌和性格上都很像作者的外祖母路易莎·沃爾康斯卡姬，作者在 1857 - 1859 年間曾經同她有過親密的關係。而主人公安德烈·保爾康斯基身上，作者則給他添上了自己的二哥謝爾蓋的許多特點。

<sup>2</sup> 李明濱《托爾斯泰及其創作》第 61 頁。

這類文學人物雖然均已經過作家的藝術加工，但知道他們與原型的關係，還是有助於對作者文學創作的理解的。此外，也有助於我們了解托翁慣於「寫自己」和「寫自己身邊人」的寫作方法。

## 第二節 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小說中的四大豪族之子女分為兩類。一類是愛國和親近人民，有正義感，代表著「美」的方面。如安德烈、皮埃爾、娜塔莎。另一類是背叛人民，置國家命運於不顧，只經營私利，代表著道德淪喪的醜類，如海倫。

### 一、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公爵

他的思想、品德有一逐步昇華的過程，但他早就有好的基礎，即以國家為重，富於正義感，心靈向善。

起初，他不無傲慢、慵懶。對世事則冷漠。在小說中，我們開始認識安德烈，是在舍勒的客廳。他的一舉一動——疲乏、厭倦的目光，沉著勻整的腳步，有損他那美麗面貌的皺眉作鬼臉的習慣，以及眯起眼睛來環顧眾人的神態！在在都顯示出他對上流社會深深的失望，他對依次拜訪各個客廳、作一些虛偽無聊的社交性談話都感到的厭倦。這樣一種對待上流社會的態度，使安德烈與普希金寫的「多金人」奧涅金有十分類似的方。

安德烈只對他的好朋友皮埃爾才顯得自然、樸質、和善。跟後者的談話總是十分友好、真摯、坦率的。他向皮埃爾吐露了自己對婚後生活的深刻不滿，因為在貴族社會的環境下，對於一個結了婚的人來說「除了客廳以外什麼都是關閉的」。接著，在回家以後跟皮埃爾的那場談話中，安德烈顯出是個嚴肅、有頭腦而且博學多識的人。他激烈譴責上流社會生活的虛偽與無聊。

當他一到了社交圈子裏，情形立刻就是這樣的：安德烈擺出了貴族的姿態，把自己一切真誠的感情衝動，都用一層冷淡的社交界禮貌的盔甲掩蓋了起來。這樣兩類就像是產生在兩個人身上的不同情緒，很清楚地表現在安德烈對典型的社交界人物——愚蠢庸俗的伊波利特·華西里和對皮埃爾的不同態度上：「勞駕，先生」安德烈用俄國話向擋住了路的伊波利特冷淡而不快地說。然後，轉過

身來卻用親切柔和的話音對皮埃爾說：「我等著您，皮埃爾。」

不久之後，俄奧戰爭開打。安德烈當即起了變化，他一掃怠倦和疏懶，顯出精力十足，而且步履、動作也有了力氣，因為安德烈渴望榮譽，他覺得沒有它就不能生活，他羨慕拿破崙的命運，腦海中時常幻想著自己作為功勳將領之子，應該靠戰功去建立自身的榮耀。

他在申格拉本戰場，在巴格拉基昂以一小支部隊阻止了拿破崙大軍進擊的地方，遇見了炮兵連指揮官土申，並且在參謀部那些將領面前熱烈地為這位質樸、謙遜的上尉辯護，說這一天的勝利首先要歸功於「這個炮兵連的行動以及土申上尉和他全連戰士的英勇堅毅」。這完全是真心話，然而安德烈心目中，英雄就該是在浪漫的神話裏那樣，矯捷地騎在馬上頭也不回地衝上去與敵人決鬥的。可是料不到一位矮小而其貌不揚的、怕羞的上尉土申卻幹出了一件英勇偉績——以自己那個炮兵連的行動對當天總的軍事勝利作了極大的貢獻，他堅忍不拔地守住了自己的陣地，他是勇敢的化身，是真正的英雄。對安德烈來說，「這一切是那麼奇怪，那麼不像他原來期望的那樣」。這時，就發生了幻想的破產，對英雄、對英雄氣概浪漫幻想的破滅。

安德烈在申格拉本之戰中並沒有建立自己的「榮耀」，然而在土申的炮兵連裏他卻得到了英雄氣概的真正概念。土申打破了他原來對於英雄的那種錯誤的浪漫理想，而且土申就成了安德烈心目中英雄氣概的典範和英雄人物的榜樣。這是安德烈公爵在與普通平民日漸接近的道路上昇華的第一步。

安德烈再次燃起「建戰功」的時機是在奧斯特里茨戰役。在奧斯特里茨戰役的那一天，在整個部隊亂作一團的情況下，他當著庫圖佐夫元帥的面，手舉著旗幟引著一營人衝上去，可是他受了傷。一切浮名虛利的理想都落了空。他被丟下來，獨自一個人躺在戰場上，低聲地、孩子般地發著呻吟聲。他在這種情況下望見了天空。天空在他心裏引起了真摯而深刻的驚異。它那整個莊嚴寧靜和肅穆的景象尖銳地襯托出了人類的無謂奔忙和他們那種種渺小、自私的圖謀。

我以前怎麼會沒有看到這個崇高的天空？現在我終於認識了它，又是多麼幸福。是啊！一切都是空虛，一切都是欺騙，只除了這個無邊無際的天空。<sup>3</sup>

他在心裏終於悟出了。世界上只有這個高高的天空，是衡量一切永恒、美妙

<sup>3</sup> 《戰爭與和平》上冊，第 408 頁。

偉大的事物的準繩，而一切塵俗之物，連榮譽在內，都是謊言和欺騙。這是安德烈思想上的再次昇華。

安德烈在看到了「天空」以後，就譴責自己以前追求榮譽的種種錯誤渴望，開始用新的眼光來看待生活：榮譽並不是人類事業的主要動力，世上還有另一些更高尚的理想存在。現在，在他看來這時正在巡視戰場的拿破崙只是一個有一顆虛榮心理的渺小人物。這樣，那位不僅為安德烈，而且也為他的許多同時代人所欽仰崇拜的「英雄」拿破崙就突然歸諸幻滅。

奧斯特里茨戰役之後，安德烈決計從此不再在軍隊中服務。他帶著「一臉改變了的、溫和得有點古怪，但同時又顯得惶惑不安的神情」退伍回到了家裏。妻子已經去世，安德烈集中全部心力來教養兒子，並竭力使自己相信，「只有這」才是他生命中所殘存下來的一切。抱著「人應當只為自己而生活」的想法，他完全隔絕了煩囂的塵世生活，從他暗淡、死寂的目光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那種認為生命已經完結的思想來。像他這樣一位具有高度文化和複雜精神生活的人，竟然弄到否定人類全部的文明和文化，認為「唯一可能的幸福——就是動物的幸福」。但幻想的破滅，卻意味著日後可能更大的昇華。

安德烈思想的轉機來自皮埃爾對人生理想的勸說和娜塔莎的愛情。所以儘管他以前的幻想破滅過，但隨後就來了復甦的時期。來了一切生活感情和體驗重新充塞洋溢的時期。托翁創造了童山村那難忘的老橡樹的形象，來比照安德烈的各種內心狀態。早春時候，那株橡樹孤立在許多青春、快樂的樺樹中間，「像一個滿臉露著憤怒和鄙視神色的老怪物」<sup>4</sup>，它似乎既不關心春天，也不關心陽光和生命的歡悅。這株老橡樹在安德烈心中引起了一大堆陰鬱絕望的念頭。生活已經完結。別人儘管再去受它的騙吧，他可要靜靜地等待天年，既不對別人作惡，也不為任何事操心掛慮。

然而接著，在五月中時候，安德烈有事再去奧特拉德諾即拜訪羅斯托夫伯爵家，他在花園裏看見了一個「纖細而好看的姑娘」，正在為什麼事感到滿心歡暢，好像簡直不想看到有他這樣一個人在場似的。他心裏感到一陣難過。

「你睡吧，我睡不著，」第一個女人的聲音在窗口回答。她的身子顯然已從窗口探出來，因為聽得見她衣服的窸窣聲，連她的呼吸聲都能聽見。萬籟俱寂，

4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599 頁。

一切都凝然不動，就像月亮、月光和陰影那樣。安德烈公爵一動不動，唯恐讓人發覺他無意中聽到她們的談話和歌唱。

「宋尼雅！宋尼雅！」又聽見第一個女人的聲音。「哦，怎麼能睡覺呢！你瞧，多美啊！真是太美啦！你醒醒吧，宋尼雅」她似乎是含著淚說的。「這樣美好的夜晚還從來沒有過，從來沒有過。」宋尼雅勉強回答了一聲。

啊！你瞧瞧，多好的月亮！哦，多美啊！你過來。好姐姐，你過來。喂，你看見了嗎？就這樣蹲下來，抱住你的膝蓋，使勁抱住，緊緊地抱住，這樣，你就會飛上天去了。就是這樣！<sup>5</sup>

娜塔莎這種被五月的月夜所引起的激動，以及她想要飛到什麼地方去的渴望，都被他無意中瞧在眼裏。這使他心裏又激起了青年人的思緒和憧憬。歸途中安德烈發現那株老橡樹已經變得叫人認不出來了。它聳立著，

完全變了樣，潤澤、濃郁的綠葉像一頂華蓋似地四散披復。．．．那些彎曲多節的枝幹，斑駁的傷痕，以及先前那種疑慮憂鬱的神氣，都已消失得無影無蹤。<sup>6</sup>

很明顯，這個比照是暗指著人來說的。在安德烈身上，也同樣已經消失了憂鬱和對生活懷疑的心理，春天那種歡愉和復甦的感情整個攬住了他，他暗自想道：在三十一歲的年紀，生活還並沒有終結。

安德烈責備自己那種一味局限在家族圈子裏而跟其他人脫節的自私生活；他覺悟到有必要在自己和別的人中間建立聯繫、建立精神上的一致性：

光是我自己知道我心裏的一切是不夠的，還必須使大家都知道它其中包括皮埃爾，也包括那個一心想飛上天去的小姑娘，必須使大家都知道我，使我的生活並不僅僅只是為我一個人而存在，必須使他們的生活也離不開我的生活。<sup>7</sup>

就這樣，從自我主義的孤獨生活和貴族式的遺世獨立，進一步到跟自己那個圈子、那個階層的人互相來往，然後更進一步到接受參與、人民的全民生活的原則，這就是安德烈精神發展的進程。

5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602 頁。

67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604頁。

接下來便是去參加當年有名的國務大臣斯彼蘭斯基主持的改革，和燃起對娜塔莎熾熱的愛情。這後一項尤其使他傾心。

娜塔莎使真正的生活連同它種種的歡悅和激情都重新回到了安德烈身上，使他重新又有了豐富的生活感覺。他先前的憂鬱、對生活的輕視和灰心絕望的心情，如今都不知丟到那兒去了！在他對娜塔莎的那種強烈的，以前還從未體驗過的感情的影響下，安德烈的整個外在的和內心的面貌都起了變化。凡是娜塔莎所在的地方，他就感到那裏好像是整個都充滿了陽光，那裏有幸福、愛情和希望。「我不能不愛光明，」他對皮埃爾說，「這不是我的過錯，我只覺得非常幸福。」在安德烈對娜塔莎的態度中，顯示出了他心靈中最好的方面。

當然，改革的失敗和娜塔莎愛情的變卦使他遭受了雙重的打擊，尤其後一項的打擊最重，幾乎把他打垮。

娜塔莎對納褲子弟阿納托里·華西里的迷戀，她的同意跟他一起離家私奔，都給安德烈的心帶來了致命的打擊。生活在他的心目中失掉了它那「遼闊而燦爛的遠景」。他已經害怕再回憶起奧斯特里茨的天空，回憶起那些曾經在鮑古查羅沃許諾過他幸福的念頭。生活好像已經失掉了它那種高尚的激情，而以醜惡、陰暗的平庸面目出現在他的眼前。把安德烈所有高尚的理想都摧毀無遺。

安德烈體驗了一種精神上的危機。在他的心目中世界已經喪失了他的目的性，生活現象也失掉了合理的聯繫：「一切都瓦解了。只有許多彼此毫無聯繫的無意識現象，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安德烈的眼前。」

連在他家裏，安德烈看到的也是一幅難耐的景象了：父親不斷折磨自己的女兒——瑪麗雅公爵小姐，法國小姐布莉恩日漸得寵。當安德烈生平第一次譴責了自己的父親時，他就被迫離開了家。臨別前瑪麗雅對他說：

記住，不幸是上帝所降的，人永遠沒有罪。

安德烈還想用繁雜的工作來使痛苦得到解脫，為了尋找切齒痛恨的阿納托里而來到土耳其前線，擔任了庫圖佐夫的值日官，在這裏，他以「工作的熱誠和精確」引起了庫圖佐夫的驚異。就這樣，安德烈在他倫理道德探求的道路上，既看到過生活中光輝的一面，也看到過它黑暗的一面。當他在衛國戰爭中愈來愈了解到生活真正的含意時，他也嘗過昂揚奮發的滋味。

因而，可以說《戰爭與和平》裏這位最主要的人物即將出現最後的思想昇華，

即將到達他道德完美的境界：把個人的命運完全結合於國家和人民，把個人的一切獻給了人民。

1812 年的衛國戰爭使安德烈的情緒徹底轉變過來了。一個高傲的貴族人物的特點、他的驕傲和的虛榮心，都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他愛上了那些普通人基莫興和別的人，對團裏弟兄都很「和善親切」，以致大家都把他稱為「我們的公爵」。祖國的苦難改變了安德烈：他在鮑羅金諾戰役前夕所作的深思中，在預感到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心情下，對自己的生活作了一次總結。在這裏表現得最為強烈的就是他的深刻的愛國主義情感，他對正在劫掠和毀滅俄國的敵人的憎恨，對皮埃爾說了下面這樣幾句話：

法國人毀了我的家現在又準備去毀莫斯科，他們侮辱了我，而且現在還無時無刻不正在侮辱著我。他們是我的敵人，在我看來他們所有的人都是罪犯。基莫興和全軍人也都是這麼想。應該懲罰他們。<sup>8</sup>

在說出自己對戰爭和對眼前的戰役所抱的看法時，他表示堅決相信俄軍會得勝，因為「堅定不移地決心要打勝的人就一定會打勝」。

衛國戰爭使安德烈獲得了新的認識，他感到自己很渺小。他跟普通士兵同命運共患難，找到了在生活中應有的定位和生命的價值。安德烈不願留在亞歷山大皇帝和庫圖佐夫總司令的身邊當副官。他說：

主要的，是我習慣了我的團，我愛軍官們，我的部下似乎也愛我。我覺得離開了團很可惜……

在團裏，安德烈·保爾康斯基被稱為「我們的公爵」。他鄙視那些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貪圖享樂、大發國財的貴族官僚，只求為保衛祖國而戰鬥。可惜，由於在戰場受了重傷，過早地中止了他年輕的生命。

## 二、皮埃爾·別祖霍夫伯爵

皮埃爾的生活道路同樣是曲折的。他經過艱苦的探索，逐漸放棄了貴族家庭教養的惡習，諸如懶散、放浪，甚至軟弱無能等弊病，最後才接近了人民。

他是葉卡德琳娜女皇時代一位著名貴族的私生子，在父親死後他繼承了大筆遺產成了俄國最大的財主。顯宦華西里抱著貪財的目的，設法把女兒海倫嫁給了他。跟這個空虛、愚蠢、放蕩的女人結婚，給皮埃爾帶來了深深的痛苦。海倫是一位典型的上流社會代表人物。而皮埃爾從他在小說中第一次出現，就是跟整個



8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1071 頁。

上流社會以及它那虛偽的道德作風格格不入。他不像任何一位上流社會的代表人物。他那種聰明、敏銳的見解，使他在安娜·舍勒的賓客中顯得與眾不同。

他在一班保皇派人士面前贊揚法國革命，稱拿破崙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人，並且向安德烈承認，他極願意去參加戰爭，只要那是「爭取自由的戰爭」不過稍後一段時期，皮埃爾重新檢討了自己對拿破崙的看法，痛恨後者的罪行，而且還要穿著粗呢大衣、帶著手槍，在一片大火的莫斯科街上竭力設法跟那個法國的皇帝碰面，以便殺死他而為俄國人民所受的苦難復仇。說明他的思想認識正在提高和深化，而中心問題則是人民的利益。

皮埃爾從外表看來是個稟性遲鈍、體力強壯，發起怒來叫人非常害怕的人，但同時又非常溫柔、羞怯而善良，微笑時臉上就顯出一種溫順的、孩子氣的神情。他以超人的心力，來不斷尋求真理和生活的意義。

皮埃爾因為妻子放蕩而引起爭吵，結果在莫斯科的索科爾尼基和陶洛霍夫進行決鬥。他想，決鬥這件事本身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生活仍然跟先前那樣亂作一團，因而他心裏就產生了一種想「逃到什麼地方去躲藏起來」的願望。後來當他這個平生從來沒有摸過武器的人在極度混亂的心情中持槍射傷了陶洛霍夫，而後者幾乎一直逼近他的身前，向他開槍的時候，他毫不躲閃地坦然立在對方的槍口下，臉上「帶著惋惜和悔恨的溫順的微笑」。看來，他是想在死亡中尋求解脫，以逃避那許多折磨著他的生活矛盾。但結果他還是活著，並且斷然譴責了這種在他心情絕望的瞬間想出來的解脫辦法。「胡鬧．．．真胡鬧！」

決鬥後皮埃爾更加集中心力來思考那些縈繞在他心頭的問題。現在，在他看來一切都是相對的，世上對各種生活現象並沒有一種統一的評價，這個人這樣看法，另一個人就跟他完全不同。他自問：

什麼是壞？什麼是好？什麼應當愛，什麼應當恨？人究竟為什麼生活，我究竟是什麼人？什麼是生，什麼是死？是一種什麼力量在支配著一切？。

對於這些煩惱著皮埃爾的問題，結果並沒有得到任何答案，但是他始終不停地探索：一個女販子在用刺耳的聲音推銷著貨物，而皮埃爾卻在想著她的破爛大氅和他自己的富有，想著金錢絲毫不能改變生活中的一切、不能拯人於邪惡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在這樣一種內心紛亂的情況下，他就很容易地成了「共濟會」團

體的俘虜。

共濟會員們向他講到必須「純潔和革新自己的內心」。根據這種信念，皮埃爾一到自己在基輔的幾處領地以後，就立即把自己打算解放農民的意思告訴了那些管事們，同時還向他們講述了大規模幫助農民的計劃。然而他這次視察被事先布置得那麼周到，沿途經過的地方安排了那麼許多「農民代表」來勸阻。結果一事無成。

不過在這個內心發展的新階段中，皮埃爾是感到滿心幸福的。他對安德烈說：

我以前為自己而生活，結果是在毀滅自己的一生。只有現在，當我正在，至少是正在竭力為別人而生活的時候。我才真正懂得了生活的全部幸福。

皮埃爾向安德烈敘述了自己對生活的新見解。他談到共濟會思想時，把它說成是一種擺脫了一切國家和官方儀禮成分的基督教義，是一種平等、團結和友愛的教義。安德烈不管相不相信這種教義，心裏總還是竭力想要相信它，因為它使他重新回到了生活，找到了新生的路。

皮埃爾的話在安德烈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後者以素有的那種堅定踏實的作風，把皮埃爾想要實行而並未徹底實行的種種辦法都一一付諸實現：他把一處田產上的三百個農奴全部改為自由農（這是俄國最早的例子之一），而在其他一些田產上，他用租賦制來代替了徭役制。

但是所有這些改革，都既沒有給皮埃爾和安德烈帶來個人幸福，也沒有為和諧的生活創造基礎。在他們的理想和醜惡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

跟共濟會的進一步來往也使他深深的失望。這種秘密宗教團體的成員遠不是一些毫無貪心的人。在共濟會會員所穿的圍裙底下，常常露出這些會員們在現實生活中謀求到手的大禮服和十字獎章。他們中間有些人根本不信宗教，他們入會只是為了好接近一些有勢力的「教友」。因而皮埃爾終於看清了共濟會活動的虛偽無聊，而他想號召那班「教友」們去更積極地干預生活的企圖，結果只弄到使他跟他們完全決裂。

從個性看，他相信善和真理，並因而能清楚地看到「生活中的邪惡和虛偽」，正因為這樣，他才無法去擔任何一種職務，「每一種工作在他眼裏都跟邪惡和欺騙連結在一起」。皮埃爾的思想探索並沒有停止，只彷彿是變得更深沉了。生活的根本問題仍跟先前一樣激動著他的頭腦：「究竟要怎樣？又為什麼要這樣？世

上到底在搞些什麼？」他時常這樣問自己，但卻得不到回答。他感到可怕的正就是生活的虛假和糊塗，和那種種無法解釋的矛盾：

人們一邊宣揚著愛別人的基督教規，一邊卻在用鞭子打人，而且就是這些教士們，還在行刑前拿著十字架叫受刑的兵士接吻。

對於這種「紊亂、可怕的生命之結」<sup>9</sup>皮埃爾實在無法解開。因此，他對現存社會制度的反對態度仍然存在，他對生活中的邪惡和虛偽的譴責非但絲毫不減，而且恰巧相反，是與日俱增。這也就是他在剛剛爆發衛國戰爭的驚濤駭浪中，得到心靈更新的原因。

莊園改革和從事慈善事業失利，但皮埃爾卻從 1812 年的衛國戰爭中得到啟示，在戰爭中皮埃爾體驗到強烈的激昂情緒。他捐出將近一百盧布來組織民團。「捐獻成了他的一種新的快樂」。<sup>10</sup>

不但捐款，他還親歷了戰爭的宏偉場景和死亡慘狀！從而產生了強烈的思想矛盾。皮埃爾是親眼看到這次偉大戰役的宏偉景像的，唯有從來沒有參加過戰役的非軍人，才能夠以生平第一次看到某種新奇事物的那種強烈印象，來感受這一次戰役。皮埃爾開始時完全被他眼前展開的那場不平常的「壯麗景色」所迷醉。他在拉耶夫斯基的山崗炮壘上「像在林蔭大道上那麼安靜地」走動著，一心一意觀察著炮手們的行動。可是接著那個「年輕輕的軍官」被打死了，這時皮埃爾的前就變得「一片昏暗」了，他就像是從迷夢中驚醒了過來，魔法破滅了。皮埃爾開始不再從以堂皇的將軍和招展的旗幟為代表的那種戰爭的「美麗」外表上來看戰爭，而是從它可怕的實在面貌，從汗、血、痛苦和死亡中來看它了。

在戰場上的所見所聞，以及同普通士兵的接觸，都使他開闊了眼界，提示了思想認識。其中，俄國普通士兵對於皮埃爾的道德更新也同樣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經歷過對共濟會、對慈善事業的醉心，但都絲毫不曾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只是在跟普通人民的密切交往中他才明白了生活的目的就在於生活本身。「一天有生活，一天就有幸福。」在鮑羅金諾戰場上，還在遇見農民卡拉塔耶夫以前，皮埃爾就已經產生了平民化的思想：「做一個士兵，乾脆就做一個士兵！」跟普通士兵們的接觸在他的心靈中產生了極強烈的印象，震撼了他的意識，激起他改變和重新安排自己全部生活的願望，產生了精神、道德上更新熱情。跟卡拉塔耶

<sup>9</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759 頁。

<sup>10</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949 頁。

夫的接近只不過是皮埃爾精神、道德上一連串探求的一個最終環節而已。

從鮑羅金諾戰場回來以後，皮埃爾曾打算在「莫斯科的全民保衛戰中」出一分力，可是當他知道根本不會有什麼保衛戰以後，他就決心留在城裏刺殺拿破崙，「這樣或者是自己滅亡，或者就會結束全歐的不幸」。支配著他的是一種「意識到普遍的不幸時渴望犧牲和受苦的心情」。可見皮埃爾已經參加分擔了抵抗敵人的全民性使命。這種由於人民的苦難、由於意識到國家正在遭受「普遍的不幸」而引起的渴望犧牲和受苦的動機，貫串在皮埃爾謀刺拿破崙的全部思緒中。在這件事上，皮埃爾也同樣體現了跟全體人民團結一致的崇高感情，他覺悟到自己跟人民之間的休戚相關，因而渴望分擔他們的痛苦。不過表露這種感情的方式這時還仍然帶有個人的色彩。皮埃爾希望由他一個人來完成這種偉績，貢獻自身來作為共同事業的犧牲品，儘管他完全明白在這次個人反抗拿破崙的行動中是決定要失敗的。

皮埃爾在自己的幻想中從沒有生動地想像過行刺的經過本身，或者是拿破崙的死，卻異常鮮明而帶著亦悲亦喜的滋味想像著自己的滅亡和自己英勇的大丈夫氣概。「對，犧牲一個人來為所有的人，我應該不是成功就是成仁！」皮埃爾「錯過」了乘拿破崙進克里姆林宮時遇見他的機會；但是當他目擊到莫斯科最初發生的火災時，他就幹出了另外一些業績：從火裏救出了一個小孩，從一群法國暴兵手下保護了一個亞美尼亞女子，在「狂喜」中痛打那些搶掠者。

皮埃爾被法軍俘虜以後，一段時期的俘虜生活更加促進了皮埃爾與普通士兵之間的接近；在個人的苦難和損失中，他體味到了祖國的苦難和損失。娜塔莎看出了他整個精神面貌的改變。她對瑪麗雅·保爾康斯基說：「他似乎變得純淨、光潔、新鮮，好像是剛出浴的；你明白嗎？精神上的出浴。」的確，在皮埃爾的外形和目光中似乎發展起了一種專心一志果敢行動的神態。在俘虜生活中皮埃爾知道了：

人就是為了幸福而創造的，幸福就在人的自身之內，就在各種人類自然需要的滿足中。

皮埃爾在體味了祖國的苦難後，終於達到了精神上的新生。

他被法軍俘虜的一箇月中，在俘虜隊裏同農民士兵普拉東·卡拉達耶夫相處，深受後者的思想影響，認識到「人是為了幸福被創造出來的」，從而開始對

於現實社會的不滿足。戰後，其思想逐步發展，終於在作品的「尾聲」中寫到他參加了秘密組織，接近了十二月黨人的革命思想：要與俄國的專制農奴制鬥爭。

皮埃爾就這樣成長為一個先進貴族的典型人物。

### 三、優美動人的少女娜塔莎

在正面人物形象中，羅斯托夫伯爵一家最具特色：質樸、親近民眾和接近大自然。且全家籠罩著一種溫馨的詩意。

羅斯托夫家所有的形象中，娜塔莎就是生命和幸福的化身。在小說的提要中，她被形容成是一個「可愛而富於詩意的淘氣鬼」。父親老羅斯托夫提起她來時常說她是「火藥」。阿赫羅西莫娃親切地稱她為：「我的哥薩克」。杰尼索夫熱烈地把她喊作：「女魔術家」。在瑪麗雅·保爾康斯基問起娜塔莎是否聰明時，皮埃爾回答說：「她還不屑於聰明，．．．她簡直令人銷魂，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話可以形容。」後來在小說中逐步展示了娜塔莎迷人的形象，她性格的異常的活潑，她生性的易於激動，她在坦露自己感情時的大膽，以及她特有的那種詩意的魔力。同時，在娜塔莎心靈發展的全部過程中，都顯示出一種強烈情緒激昂的色彩。

托爾斯泰特意表明這位女主人公跟一般平民的接近，以及她所固有的那種深刻的民族感情。娜塔莎善於了解阿尼西雅、阿尼西雅的父親，了解姨母、母親，以及任何一個俄國人的心理。娜塔莎決心放棄豎琴而學彈吉他。她醉心於農民「大叔」那種唱歌的方法，他唱起來就跟老百姓一模一樣，正因為這樣，他那無意哼出來的調子才顯得那樣好聽。有意思的是，娜塔莎一想起安德烈就斷定他一定會贊許他們那種老百姓式的喜悅和樂趣。

正是娜塔莎的音樂天分，以及她對於一切優美事物的敏感力，她對生活中的樸質和真實的愛好，對一切虛偽事物的深刻厭惡，使她感覺到歌劇是一種極端不真實的東西。在劇院裏，娜塔莎以一個毫無成見的人的眼光來看舞台，結果只看見了那裏的許多木條木板、染了色的圖畫、一些圍著紅腰帶的美女，以及幕布上那個代表月亮的圓孔。舞台上沒有一樣純乎自然的東西，一切都是「裝出來」的，不是「類似」什麼，就是「近乎」什麼。她無法認真地來感受這種藝術，她不能相信在周圍的觀眾身上所看到的那種對於舞台和演員的表演所顯示的緊張的注意力。托爾斯泰還說明了娜塔莎所以不能理解和接受歌劇的原因：「在鄉居生活之後，在娜塔莎當時所處的嚴肅心情下，這一切對她說來都顯得粗野和奇怪。」在鄉居生活之後，這就是說，在跟普通人民和大自然保持過真實、自然的交往之

後，在習慣了「大叔」和他那種曾使娜塔莎深為感動的吉他彈奏和老百姓式的歌唱以後。有過這樣的經歷以後，娜塔莎自然會毫不猶豫斷然否定歌劇中那一切程式化的東西。

不過這段描寫還有它更富於含意的一面，那就是：不僅舞台上的一切都顯得虛偽和不自然，就是觀眾席上坐著的也都是些虛偽的人。娜塔莎深為海倫和阿納托里這兩個姐弟所注意。他們熱烈而毫不知恥地對她的美麗和年輕大表恭維。娜塔莎不知道他們的話都是虛假的，他們都抱著阿諛她的目的，因此她以年輕人的幼稚輕信他們的奉承。那奉承就像毒藥似地毒害了她的心靈，破壞了它原來對安德烈所抱的深厚、嚴肅的愛情。可見，這兩個弄虛作假的人就好像是在舞台上行動，在那裏，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不是真的，一切都好像是兒戲，一切都遠離生活的真實。台上在說謊，但阿納托里卻不僅在戲院裏，就是在戲院外也一味撒謊和欺騙娜塔莎，他好像在舞台上那樣假扮成一個鍾情的戀人，滿口許諾娶她為妻，而實際上他早已經是個結了婚的人。

托爾斯泰描寫了莫斯科那班以陶洛霍夫為首的酒徒的冒險行為；阿納托里也被吸收加入了他們的集團。就在那裏，產生了誘拐娜塔莎的計劃，陶洛霍夫還以阿納托里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她。這些狂熱的賭徒、不要命的歹徒，幹過不少次犯罪的勾當。趕三套車的車夫巴拉加知道他們當中每一個人都玩過「不止一次的鬼把戲」，如果「換了一個普通人早就會因此被送上西伯利亞」去流放了。

不過，娜塔莎只是一時的輕率。她性格的質樸和純真還是主導的方面，尤其是她與祖國人民同命運的感情。我們可以回想一下羅斯托夫家離開莫斯科時的動人場面，以及娜塔莎當時決心盡量多運走一些傷兵的行動。儘管這樣做就必需把家產器具留在莫斯科讓敵人搶掠。但托爾斯泰把娜塔莎愛國情感的深厚，來與唯利是圖的德國佬別爾格對於俄國命運的漠不關心相對比。在大家危難的時刻，當許多人和整批的產業在毀滅的時候，當莫斯科撤退的命運已經注定的時候，別爾格卻在想著要賣幾個小衣櫥。對德國人的「精神」的暴露，在娜塔莎所說的那幾句鄙夷的話裏達到了最高峰：當她知道母親在跟父親爭吵，堅持不肯卸空車輛裝運傷兵時，她說：

我覺得，這是那麼卑鄙，那麼醜惡，那麼．．．我不知道怎麼說。難道我們是什麼德國人嗎？．．．

作家在寫到女主人公思想轉變時，也表現了宗教的影響力。

在娜塔莎跟阿納托里私奔未果之後，她大病了一場。但這與其說是身體上的病，不如說是思想心理上的病。心理上的病自然還須「活心」，這也就是靠了宗教的「真理」而重新恢復生命。當時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藥來治療她，但全部努力都屬徒然。可是後來娜塔莎一上教堂，開始做齋戒祈禱，過了一星期她就覺得自己已經得到了更生，她經過了宗教上的懺悔儀式，體驗到一種特殊的從祈禱中得來的淨化，教堂治癒了她精神上的病痛，使她重新得到了感受生活中一切歡愉的能力。這種把宗教和它似乎具有的精神「淨化」作用，是一種美化做法。但有意思的是，在作家描寫祈禱儀式、神父的外表、教堂的陳設和娜塔莎的宗教感情，廣泛使用各種專門的教會術語時，絲毫也看不出其中有什麼東西是在暗示著以後在作家的創作中會出現的那種反教權主義的思想。正相反，在《戰爭與和平》這本小說中，這一切都寫得很嚴肅，既沒有嘲弄也沒有諷刺，也完全是通過沉浸在祈禱的狂熱中、體驗到「對上帝的敬畏」之情的娜塔莎本人的感受表達出來的。

在安德烈死後，娜塔莎有一段時間感到心靈空虛，她悲觀厭世。皮埃爾對她的不斷勸慰，彼此的接觸逐漸增進感情。後來，她與皮爾結婚後，已失去了往日少女的風采，完全沉緬於養兒育女和家庭生活的瑣事之中。

在尾聲<sup>11</sup>中，從托爾斯泰的描寫可以看出娜塔莎的大變化。

娜塔莎在 1813 年初春出嫁，到 1820 年（尾聲中故事發生的時間），她已經有了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作家表現了娜塔莎在這七年中所發生的顯著變化。她不但在體型上有了改變，「長胖了，長寬了」；而且在精神上也有了改變，她臉上已經沒有了那種「不斷燃燒著的、成為她的魔力所在的興奮的火焰」。她拋棄了唱歌，摒棄了「所有的魔力」，外貌上變得「不修邊幅」了，離開了社交生活，完全專心於執行自己妻子和母親的職務。托爾斯泰諷刺地說：

一班聰明人總在宣傳少女們即使出了嫁也不應該拋棄自己的天才，應該仍然吸引自己的丈夫，可是娜塔莎卻不遵從這類忠告，她根本沒有時間來注意自己。她在家裏把自己放在丈夫的奴隸的地位<sup>12</sup>

杰尼索夫看到娜塔莎時簡直認不出她來了，

她前言不對後語的回答，只願談論孩子的事情，這就是他在從前那個

<sup>11</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528 頁。

<sup>12</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565 頁。

迷人的仙女身上所看見、所聽到的一切。<sup>13</sup>

不過，這樣描寫也反映出托爾斯泰對當年俄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錯誤看法。他固守傳統的觀念，主張女性應當做「賢妻良母」，認為婦女的解放「不在議會和學校裏而在廚房和臥室裏。」

#### 四、貴婦海倫

在虛擬的主要人物中，海倫是安德烈、皮埃爾和娜塔莎的對立面，係代表「醜」的一類。她出身於華西里公爵家，除了父親，還有兩個弟弟，即阿納托里和伊波利特，均是「美」的對立物，屬於反面的角色。在《戰爭與和平》中，華西里一家的形象反映了托爾斯泰對宮廷貴族所抱的否定態度，在那些人中間瀰漫著一片偽善和說謊、無節操和卑鄙、不道德和腐化放蕩的習氣。

海倫的外表不錯，確實長得很美。小說特意展示了她的美質。

海倫公爵小姐臉上掛著微笑站起來。那是一種絕色美人永遠不變的笑容，她剛才進來時也帶著這樣的笑容。她身穿一件繡有常春藤和青苔花樣的白禮服，發出輕微的窸窣聲。她那雪白的肩膀、油亮的頭髮和貴重的鑽石都光彩奪目。她從給她讓路的男人中間穿過去，昂著頭不看任何人，但向大家微笑，彷彿慷慨地讓每個人欣賞她那優美的身材、豐滿的肩膀和時髦的大袒胸和光脊背，讓整個舞廳增加光輝。<sup>14</sup>

托翁寫到：最後她走到安娜·舍勤面前。海倫實在太美了，她不但絲毫不賣弄自己的姿色，相反，彷彿因為自己具有令人銷魂的美而感到不好意思。她彷彿想減少自己的魅力，但又辦不到。

「好一個美人兒！」凡是看見她的人都這麼說。當海倫在莫特瑪子爵面前坐下，也向他露出那經常掛在臉上的微笑時，子爵彷彿被什麼非凡的景象所驚倒，聳了聳肩，垂下眼睛。

「夫人，在這樣的聽眾面前我怕講不好了，」莫特瑪子爵含笑鞠躬說。

海倫公爵小姐把一條豐滿的手臂搭在小桌上，覺得沒有必要說什麼。她笑咪咪地等待著，在子爵講話時，她始終挺直身子坐著，時而看看自己輕搭在小桌上的美麗豐滿的手臂，時而看看更加美麗的胸脯，理理胸前的鑽石項鍊；她幾次整

<sup>13</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566 頁。



<sup>14</sup> 轉引自曹靖華主編《俄蘇文學史》第一卷，第 543 頁。

理裙子皺褶。每當聽到動人的地方，她就回頭望安娜·舍勒，並且立刻跟著現出和她一樣的表情，接著又靜靜地露出開朗的微笑。<sup>15</sup>

不過，她的內心卻並不美。裏外是矛盾的。

海倫實際是個上流社會的交際花；她為了達到自己自私的目的，甚至不惜專門為此而參加了「真正的、天主教的教會」。社交界對於海倫「脫離自己的親夫」去另行嫁人的計劃是完全支持的。只有阿赫羅西莫娃一個人以她素有的那種直言不諱宣稱：「在所有的妓院都在做著這樣的事情。<sup>16</sup>」海倫要求辦理離婚手續的信送到皮埃爾家裏時，他正在鮑羅金諾戰場上。可見，當莫斯科和俄國命運正在決定的時刻，那班交際花們還在忙於安排她們的通奸偷情的勾當。海倫道德墮落之深，就是在這件事上揭露得最為清晰。

庫拉金家的一家之長華西里公爵，是個身居要職、架子十足的上流社會人物，然而他在自己的行為上，卻暴露出虛偽和毫無節操，暴露出一個沙皇廷臣的狡猾和名利之徒的貪婪。小說中有一段爭奪將死的別祖霍夫伯爵家遺產的戲劇性插曲，在這段插曲裏華西里公爵脫掉了他社交場上殷勤有禮的假面具，在我們的面前顯出了一個機警而善於打算的掠奪者的面貌。

別祖霍夫伯爵也就是皮埃爾的父親。華西里去爭奪遺產未能得逞，整筆遺產還是落到皮埃爾名下，使得後者一夜之間成為俄國的首富。於是華西里改變策略，轉而用「美人計」，鼓勵女兒海倫去進攻皮埃爾。他撮合了那兩人的婚姻，也就使海倫獲得大筆財產。而她只為爭財而來，實際上婚後依然在外頭招婿養奸、放蕩不止，給皮埃爾精神上造成極大的痛苦。

不管是腐化墮落的海倫，頑蠢不靈的伊波利特，卑鄙、膽小而且也同樣腐化的阿納托里也好，或者是他的父親、笑臉迎人的偽善者華西里公爵也好，都是像皮埃爾所說的「卑鄙、無心肝」的庫拉金家族的一分子，是道德腐化的代表人物，他們說明了在生活上與人民生活毫無關係的首都貴族在道德和精神上的蛻化墮落。

海倫名義上是皮埃爾的妻子，實際養了奸夫無數，而且多為達官貴人，或浪蕩公子。她的寓所聚集的一些人，在政治上不是愛國的。相反，卻在明裏暗裏支

<sup>15</sup> 《戰爭與和平》上冊，第 46 頁。

<sup>16</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155 頁

持敵國的勾當。小說寫到，大臣魯勉采夫常去拜訪的海倫家的客廳，則是被大家公認為法國派的客廳。在那裏大家公開地贊揚拿破崙，談論著法國人的仁愛精神，嘲笑著莫斯科人的愛國狂熱。因此，這個小集團裏包含了拿破崙暗中的同盟者、敵人的朋友、國家的叛徒。而無原則的華西里公爵，則是這兩個集團之間的騎牆派。有時候他弄糊塗了，忘其所以，就會把本應在海倫那裏講的話拿到標榜愛國的勒舍客廳那裏講了起來。

### 第三節 重要歷史人物中的兩類

以俄軍統帥庫圖佐夫和法軍司令拿破崙為正、反對立的兩類。二者處於鮮明對照的兩極，而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則屬於中間狀況，但偏重於反面角色。

#### 一、庫圖佐夫

首先庫圖佐夫身上集中體現了「人民利益優先」的原則。小說中托爾斯泰講到庫圖佐夫時說：

看透正在發生的現象的意義，這種不尋常的能力的根源，就在於他身上所具備的那種強烈而純粹的人民情感。正是因為承認他有這種情感，才使人民用那麼古怪的方式，違反沙皇的意志，選出他這位失寵的老人來作為人民戰爭的代表者。<sup>17</sup>

在整個 1812 年戰爭的所有決定性關鍵裏，庫圖佐夫都始終顯示出他是個既與廣大士兵群眾相接近又為他們所理解的統帥人物；他始終採取了一個真正的俄羅斯愛國志士的行動。普希金曾講過意思相近的話：

只有庫圖佐夫一個人能夠建議進行鮑羅金諾會戰，只有庫圖佐夫一個人能夠始終抱這種明智的、積極的無為態度，一方面誘使拿破崙安心高臥在莫斯科的大火場上，一方面靜待命定的時刻來臨：這是因為只有庫圖佐夫一個人獲得了人民的信任，並且後來又那樣出色地報答了他們！<sup>18</sup>

托翁恰好運用了正反強烈對比的原理，突出了那個意思，即在《戰爭與和平》

<sup>17</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472 頁。

<sup>18</sup> 轉引自貝奇科夫《托爾斯泰評傳》第 238 頁。

裏彷彿形成了兩個思想中心：庫圖佐夫和拿破崙。一切真正俄國的、愛國主義的、忠於祖國的事物的線索都集中於庫圖佐夫，而一切歐化的、名利主義的、腐化墮落的線索則集中於拿破崙。

其次托爾斯泰寫到，庫圖佐夫是純樸、善和真實的化身，人民戰爭的領袖。他跟拿破崙比起來不但在道德上顯得優勝，而且在軍事上也更有本事。

庫圖佐夫是個傑出的統帥，他他曾在俄軍元帥蘇沃羅夫的手下受過出色的鍛煉，他指揮下的一切軍事行動都富有深刻的戰略思想。這次戰爭中是「憑著準備得很好的反攻而致拿破崙和他的軍隊於死命」的。這次衛國戰爭乃是庫圖佐夫的指揮藝術的一次大勝利，事實表明他比拿破崙的指揮藝術要來得高明。庫圖佐夫在他多方面的軍事和外交活動中顯露了他固有的深刻而洞察一切的和才幹。

托爾斯泰還指出精神因素在戰爭的意義，他認為，這種因素有時在戰役中的確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照托爾斯泰看來，庫圖佐夫所領導的只是軍隊士氣：

他憑著多年的作戰經驗，也憑老年人的智慧懂得：靠一個人要領導幾十萬個正在跟死亡搏鬥的人是辦不到的，他也知道，決定戰役命運的既不是總司令的命令，或是軍隊所占的陣地，也不是大炮和殺人的數目，而是一種被稱為士氣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因此他就經常對這種力量留心注視，並且盡自己的能力所能及來領導它。<sup>19</sup>

在另一地方托爾斯泰寫道，在一場戰役中一切都決定於那個在隊伍裏喊出完蛋了，或者是「烏拉！」的人。不過，托爾斯泰有力的現實主義也痛快淋漓地展示庫圖佐夫本人的精神因素，因而在這部小說中，就出現了一位渾身充滿毅力和決心、積極干預軍事發展進程的庫圖佐夫。比如聽了安德烈告訴他俄國所受種種苦難而萬分激動時，庫圖佐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當時他心裏指著法國人說：「只要給我時間，給我時間。」<sup>20</sup>

又如在鮑羅金諾戰場上聽伏爾佐根報告軍情時的庫圖佐夫也是這樣一個人，當時那個有著冷靜的頭腦和和冷酷的心腸、同時對俄國的命運毫不關心的德國人伏爾佐根，奉了巴克萊德·托里的命令來報告說所有俄軍陣地的各個據點都已落入敵手，並且說我軍正在潰逃。狂怒的庫圖佐夫向伏爾佐根大聲道：

<sup>19</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900 頁。

<sup>20</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1033 頁。

您怎．．．您怎敢．．．！您怎敢對我說這樣的話。您什麼也不知道。替我轉告巴克萊將軍，說他的消息是不正確的，說我，總司令，對於目前的戰況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敵人在左翼被打退，在右翼被擊敗了。．．．．．請您到巴克萊將軍那裏去，告訴他我明天一定要攻擊敵人。．．．各處都打退了敵軍為這個我要感謝上帝，感謝我們英勇的部隊。敵人打敗了，明天我們就要把他們趕出神聖俄國的土地<sup>21</sup>

這段文字非常生動，庫圖佐夫正是毅力決心的化身，是善於及時鼓舞軍心的真正指揮官。

再次，托爾斯泰寫出了庫圖佐夫和民眾、和士兵有著水乳交融的關係。他關懷下屬和民眾，而下屬和民眾則愛戴擁護他。

有一次在布勞瑙城外，庫圖佐夫想到要檢閱一個行軍中的步兵團。這位總司令就給那個團的團長和團部出了一道難題：應該怎樣讓士兵出來受檢閱，是穿著禮服呢還是不穿？「過分恭敬總勝於不恭敬」，團部最後終於這樣決定。因此被三十俄里的行軍弄得疲憊不堪的士兵只好整夜洗刷裝備。可是不久突然有一位副官騎馬跑來解釋昨天的命令：總司令是要檢閱這個團在實際行軍中的樣子：披著軍大衣，背著行囊，不要有任何特意的準備。這一來驚慌失措的團長馬上就向那些贊成穿禮服的軍營長們大發怨氣。當信號兵來報告了總司令已經出發的消息後，團長立刻跳上馬背，拔出佩劍，帶著一臉激動的神色準備喊口令。

「立　　正！」團長以震撼心靈的聲音喊了一聲，「這種聲音對他自己來說是表示喜悅，對全團來說是表示嚴厲，而對正在來到的長官來說卻是表現歡迎。」<sup>22</sup>

就這樣，托爾斯泰以漫畫式的誇張手法從頭到腳地刻劃了一個老軍人團長的形象。同時托爾斯泰也表現了庫圖佐夫的「人民性」，他對士兵的困難和需要的理解，和他對於折磨士兵的繁文縟禮所持的厭惡態度。

反過來，士兵也自動地表達了對庫圖佐夫的愛。再看看總司令隨著行軍隊伍走過來時隊伍的反應：「歌手們上前！」　　傳來上尉的喊聲。這時在全連的面，前就有二十來個人從各個不同的行列中跑出來。擔任領唱的鼓手轉過身來面向著

<sup>21</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1114 頁。

<sup>22</sup> 《戰爭與和平》上冊，第 188 頁。

歌手們，用手一揮，開始唱起一道緩慢的軍歌來，開頭是：「天色黎明，旭日東升．．．」結尾是：「光榮啊，弟兄們我們在卡敏斯基帶領下前進．．．」這首歌是在土耳其編的，現在又在奧地利唱它，只有一個地方有所更改，把原來的「卡敏斯基大人」改成了「庫圖佐夫大人」。

士兵們隨著歌聲的節拍，擺開雙手，邁著大步整齊地走著。這時在連隊後，可以聽到車隊的車輪聲和馬蹄聲漸漸地靠近過來。

總司令做個手勢，示意讓大家繼續這樣隨意走著。在他及其隨員們的臉上都流露出由於聽到這歌聲、看到那歡欣鼓勵行軍的場面而感到欣慰的神情。<sup>23</sup>

## 二、拿破崙

首先，小說突出他的反面特色，把他的形象寫得使人看了生厭。從拿破崙在小說中第一次出現起，就顯露出了他性格上許多否定的特色。托爾斯泰仔細地、一筆不苟地刻劃了拿破崙的肖像：一個四十歲年紀、吃得腦滿腸肥而且又老爺式地嬌生慣養的人，目空一切，自尊自大。「圓圓的肚皮」，「肥胖的短腿」，「鬆軟的白頸子」，「發胖的短身軀」和寬而「肥厚的肩膀」。這就是拿破崙的外形特點。在描寫波洛金諾會戰前一天拿破崙進行晨妝的情景時，托爾斯泰更加強了以前對於這位法國皇帝所作的外形刻劃中所含有的暴露意味：「肥厚的背脊」，「多毛而肥胖的胸部」，「保養得很好的身體」，「又腫又黃」的臉，「厚實的肩膀」。所有這一切細節都描繪出一個與勤勞的生活非常疏遠的、發胖的、完全背離人民生活準則的人之面目。

其次，是暴露拿破崙狂妄的個人主義品質。那是導致他企圖稱霸世界的主要因素，也是使他身敗名裂的重要因素。

拿破崙是個唯我獨尊自大狂的人，認為全宇宙都要服從他的意志。人對於他來說是毫無意義的。作家用巧妙的諷刺，有時甚至轉為辛辣的嘲弄，來揭露拿破崙妄想取得世界霸權的野心，他為了想載諸史冊而經常地矯飾做作，以及他演戲似的行徑。拿破崙任何時候都像在演戲，他的一言一動絲毫沒有樸質自然的意味。這一點托爾斯泰在鮑羅金諾戰場上拿破崙觀賞兒子的畫像這一幕裏，曾經生動地表現了出來。

拿破崙走到畫像面前，自覺得「他現在所說所做的便是歷史」；「他兒

<sup>23</sup> 《戰爭與和平》上冊，第 194 頁。

子用地球來玩球戲」，可是他卻想要表現一下「最樸質的父愛」。<sup>24</sup>

當然，這是純粹的演戲。拿破崙盲目自恃，認為莫斯科一被佔領，俄國就會屈服，而他奪取世界霸權的計劃也就大功告成了。

但是小說描寫到拿破崙在莫斯科俯首山上的情形時，托爾斯泰徹底揭穿了這位法國獨裁者的做作和演戲似的姿勢。拿破崙想著這一時刻的莊嚴偉大，想著自己的寬宏大度（他將要饒恕莫斯科），想著實行公正的法律和灌輸真正的文明。可是由於始終沒有莫斯科居民的代表到來，沒有聽他演說的聽眾，也沒有他打算「施行恩惠」的居民。莫斯科是個空城。它並沒有像歐洲某些國家的首都那樣把城門的鑰匙獻給拿破崙。

托爾斯泰說：當時憑著他「演戲者的本能感覺到」偉大的時刻「未免拖延得太久了一些，拿破崙只好就發出信號，於是大炮一聲轟鳴，宣告法軍進入莫斯科。」  
「一場戲的結尾沒有演成功。」<sup>25</sup> 這句話徹底揭穿了拿破崙的演戲行徑。

再次，托爾斯泰暴露了拿破崙侵略戰的反人民和反人道性質。托爾斯泰指出，就在鮑羅金諾戰場上，「拿破崙不可戰勝」的神話終於煙消雲散，俄國人仍然堅持著，「在會戰結束時，仍然像在開始時那麼有氣勢。而進攻的法軍的精神力量，卻是完全衰竭了」。<sup>26</sup> 俄國人發現了自己對敵人佔著精神上的優勢。而法軍在鮑羅金諾一戰中卻受到了「致命的創傷」，這種創傷最後終於把它引向了不可避免的死亡。

托爾斯泰以深刻的諷刺筆調描寫了拿破崙在莫斯科波克朗山上等待貴族代表團時的思索：

我應當寬厚而且真正地偉大．．．我要在野蠻和專制的古碑上寫上正義和仁愛的偉大字句．．．我要向他們指示真正的文明的意義．．．。<sup>27</sup>

結果，果然從法軍進城的最初幾天起，留在城裏的莫斯科人就已經認識了拿破崙的「寬厚」、「正義」和「仁愛」，看到了由搶劫者和暴徒的軍隊用刺刀帶來的「真正的文明」果實。大規模的搶劫，放火，殘殺和平居民，摧毀古跡，褻瀆

<sup>24</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1079 頁。

<sup>25</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200 頁。

<sup>26</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1130 頁。

<sup>27</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201 頁。

俄國人心目中的各種神聖事物。這就是拿破崙軍隊為進入莫斯科而舉行的慶祝。他們在直到離開俄國首都為止的五個星期中，把這個城市破壞得幾乎只剩下一些煙囪。這是拿破崙軍隊在俄國所犯下的罪行。

總之，在《戰爭與和平》這部小說中，托翁把拿破崙寫成是「沒有信念、沒有習俗、沒有家世、沒有門弟」的人。托翁筆下最主要之點就在於暴露這位法國獨裁者的殘酷、不人道，揭露他在資產者暴發戶爭取世界霸權的虛假口號下，妄想奴役一切民族的意圖。作家透徹而深刻地揭露了他們一類人的偽善面目。而他們的典型英雄人物拿破崙也同樣是徹頭徹尾的虛偽。

他，這個由天意注定來扮演各國人民的劊子手這樣一種悲慘、不自由的角色的人，卻努力使自己相信他的行為的目標乃是造福於人民。<sup>28</sup>

托爾斯泰指出，拿破崙所力圖建立的、並且為了它而進行戰爭的所謂「歐洲體系」，實際上只是一種奴役別國人民、毀滅別國主權的體系。拿破崙議論說：「歐洲的確最好是成為．．．一個民族，使任何人不管走到什麼地方，都好像置身在共同的祖國中一樣。」<sup>29</sup>這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性的典型口號。既然歐洲各民族都被征服，都服從於法國，那麼法國在這個「統一的歐洲中民族自然與當占有統治的地位，而法國人也就成了最高的民族」。拿破崙宣稱「巴黎是世界的京都，而法國人將為各國人民所羨慕！．．．」<sup>30</sup>

這就是那位妄想獲取世界霸權的人所抱持的狂妄計劃。這種計劃老實說只能產生在「混亂不清的」頭腦中。

<sup>28</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1129 頁。

<sup>29</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1126 頁。

30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1126 頁。

## 第四節 虛構的次要人物中的兩類

正面的一類人物有老羅斯托夫伯爵及其家族成員尼古拉、彼嘉、宋尼雅，老保爾康斯基公爵及其家族成員瑪麗雅，下級軍官土申、吉茅非，游擊隊員杰尼索夫、齊洪·謝爾巴次科依等。反面的一類人物則有庫拉金公爵及其家族成員阿那托里、伊波利特，中級軍官保里斯·德魯別茨基，貴族婦女朱麗葉·卡拉金娜和法國元帥達弗等。

### 一、老羅斯托夫伯爵夫婦

羅斯托夫一家的形象除前面已分析到的主要人物，迷人的形象娜塔莎外，有：代表舊式貴族典型的、溫厚好客的父親老伯爵，熱愛兒女令人感動的、稍微有點多愁善感的母親老伯爵夫人，冷靜理智的長女維拉，熱情洋溢而見識有限的尼古拉，聰明淘氣的小兒子彼嘉，還有那捨己為人的平凡嫻靜的姪女宋尼雅。他們當中每人都有每人的興趣，有各自特殊的內心小天地，但整個講來他們都是「羅斯托夫家族圈子」裏的一分子。

托爾斯泰使羅斯托夫家族全部生活方式都賦有一種舊時代善良的宗法制習俗的色彩。羅斯托夫家的青年人給這種生活帶來了許多熱鬧、歡笑、愉快、歌唱和舞蹈，還有青春和戀愛的魔力。這一切都使全家的氣氛帶有一種特殊的詩意。

托爾斯泰特別強調羅斯托夫一家的特色是 樸質、親近人民、接近大自然。正因為這樣，所以托爾斯泰使小說中那些出色的風俗畫場面都發生在羅斯托夫家的人中間。

在小說中，規規矩矩、神聖地保持著高尚和正直的傳統、一切都遵奉著宗法制舊俗的羅斯托夫家的世界，非常鮮明地襯托出了不講道德、不顧老一輩人一切遺訓的上流社會酒色之徒的世界之醜惡。

### 二、尼古拉·羅斯托夫

作家全面地揭示了尼古拉·羅斯托夫性格中有兩種因素：一種是良知的因素。由它產生了尼古拉內心的正直、規矩和俠義精神。另一種就是智商不高、智慧貧乏的因素。由它產生了不知國家的政治和軍事大勢、不善於思考、也不願意



判斷的性格。

尼古拉·羅斯托夫的形象，是在整個小說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刻劃出來的。最初我們看到的是一位衝動、熱心、大膽而激情的青年，半途離開大學而去參加了軍隊。老羅斯托夫伯爵說：「這陣子所有的人都被波納巴特拿破崙弄昏了頭腦；大家都在想他怎麼從陸軍中尉一躍而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這幾句話很好地表達了那個時代的特點。一般人都醉心於拿破崙，甚至崇拜拿破崙。

在部隊裏，在驃騎兵團裏服役的時期中，尼古拉渾身洋溢著青春的歡悅心情。在申格拉本之戰中他曾竭力想嚐一下進攻的滋味，但在一看到法國兵以後就感到了一陣無法遏制的恐懼，結果竟從戰場上掉頭逃跑了。受了傷以後，他體驗到一種孤獨、無用和被遺棄的感覺。在奧斯特里茨戰場上顯示了他對於亞歷山大一世的狂熱崇拜，他覺得後者是力的化身，是向四周散發「柔和而莊嚴的光」的太陽。忠君的感情，這是他性格中最堅定不移的一個特色。甚至在十五年之後，當亞歷山大一世頭上的榮光已經大為褪色了的時候，尼古拉還是毫不猶豫地表示了他準備聽從阿拉克切也夫反動大臣的命令帶領自己的騎兵連去砍殺暴動者的決心。

尼古拉曾放蕩過，與人結夥賭博、豪飲，輸給陶洛霍夫四萬三千盧布的巨款。他陰沉、鬱悶、惱怒，但在極度沮喪的心情下回到家裏，立刻就陷身在一種歡樂和無憂無慮的氣氛中：歌聲和樂聲充滿了整個屋子。娜塔莎的歌聲下改變了他的心情，開始覺得自己所遭遇的事情「災難、金錢、陶洛霍夫、仇恨、名譽，這一切都毫無意思……。」<sup>31</sup>

下面一件事再好不過地說明尼古拉懶於思考、麻木處世的心理。

有一次，他到醫院裏去看望游擊隊員杰尼索夫，那些受傷者的疾病和痛苦使他陷入了真正紛亂的心情。在醫院中這種可怕的景像之外，另一邊，當時這裏正在簽署和約，獎勵最勇敢的士兵，歡宴普列奧勃拉任斯克部隊的官兵。尼古拉怎麼也無法把醫院中所看到的可怕景象以及那裏面的骯髒和疾病，跟亞歷山大皇帝如今那麼熱愛和尊敬洋洋得意的拿破崙調和在一起。

在他的頭腦裏，發生了一件他自己怎麼也無法加以徹底完成的痛苦的工作。心靈中抓起了種種可怕的懷疑。……究竟為什麼要有那些斷臂殘肢和那許多被打死的人？有時他又會想起那受了獎的拉查列夫和被處罰

<sup>31</sup> 《戰爭與和平》上冊，第 404 頁。

而不能得到寬容的杰尼索夫來。常常他突然發現自己在想著那麼古怪的念頭，因而弄得自己都感到有點害怕。<sup>32</sup>

然而此事並未使他的見解發生絲毫變化，他一點也沒有遭遇到任何精神的悲劇，或者內心的轉變。他只是放懷痛飲一場，用酒來澆沒了自己頭腦裏所產生的一切疑惑和一切「古怪的念頭」。喝醉了以後，就向鄰座的軍官們喊道：「我們不是外交官，我們只不過是些兵士而已。．．．我們的事只是執行自己的職責，是揮刀殺人而不是用腦思索。」這段喊叫是對於自己的自由思想的答覆，同時它也表現出了尼古拉性格的實質，他精神上的貧乏和狹隘。

不但對政治問題，而且對自己的終身大事都「懶於思考」尼古拉也曾想「用自己的頭腦」來安排生活，娶從小青梅竹馬、彼此有過戀情的宋尼雅為妻，但在一陣懦怯的，儘管是真誠的內心鬥爭之後，還是馴順地服從了「環境」而跟瑪麗雅．保爾康斯卡婭結了婚。因為前者無家產，而後者富有。

### 三、彼嘉．羅斯托夫

彼嘉．羅斯托夫的形象是《戰爭與和平》中最動人的形象之一。十五歲的彼嘉被衛國戰爭所感動，以一種迫不及待地心情渴望去跟敵人搏鬥。他已經在準備考大學，可是結果決定跟一個同學一起去加入驃騎兵；他對父親說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話：

反正在眼前．．．祖國正在遭遇危難的時刻，我是什麼書也讀不進的。

<sup>33</sup>

家裏不答允他，他「傷心痛哭」了一場。最後父母親只好同意了他的請求，放他去參加軍隊。

在杰尼索夫的游擊隊員們當中出現了彼嘉．羅斯托夫。在他的形象中，作家以驚人的細緻刻劃了這個活潑、多情善感、富於好奇心而且熱情忘我的青年人的心理狀態。彼嘉已經超出了孩子的年齡，但尚未成年。在他身上還有許多天真的地方，他一切情感都帶有浪漫主義的激越情調，還不知道生活中會有苦惱。他請求杰尼索夫放他到「最重要的」隊裏去，還用同樣的孩子氣的口吻請軍官們吃葡萄乾：「我喜歡吃甜的東西，」他自己承認。

<sup>32</sup> 《戰爭與和平》上冊，第 591 頁。

<sup>33</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935 頁。

在襲擊俘虜隊的前夕，整天都處在激動心情下的彼嘉在一輛輜重車上打起盹來。這時他周圍的世界都帶有了幻想的色調。他處身在神仙世界，什麼都是可能的。彼嘉彷彿聽到一種和諧的合唱聲，正在演奏「莊嚴、美妙的頌歌」，而他正在試著指揮它。彼嘉對現實生活的浪漫想法在這種半睡半醒的狀態中達到了最高潮。<sup>34</sup>

彼嘉那種衝動的性格，和他不顧死活急於想投身到危險去的心情中，早已潛伏了死亡的因子。出發前他發作了一陣「冷顫」，「全身都有某種東西在那裏迅速而均勻地打著哆嗦」<sup>35</sup>，這種顫抖隨著離出事地點的逐漸接近而越來越變得厲害了。它顯示著某種不吉之兆。最後，衝進戰火最烈的地方之後，他一下子就被打死了。當杰尼索夫看著被打死的彼嘉時，他的記憶中浮現出後者生前說過的幾句半帶孩子氣的話，這幾句話回想起來使人感到心如刀割：「我吃慣甜東西。非常出色的葡萄乾，你們全拿去吧！」杰尼索夫失聲哭了出來。陶洛霍夫對於彼嘉的死也不是無動於衷的，他作出了決定：不留一個活俘虜。

#### 四、老保爾康斯基公爵及女兒瑪麗雅

托翁只用寥寥幾筆，就把一個貴族愛國者形象刻畫地異常鮮明。那就是老保爾康斯基。老公爵在跟動身入伍的安德烈分別時，提醒後者要無愧於家族中忠貞和愛國的傳統：「如果我知道你的行為不像尼古拉·保爾康斯基的兒子，我會感到．．．丟臉！」<sup>36</sup>他在 1812 年裏曾經幹練果斷地著手召集民團來抵抗行將迫近的敵軍。但是正當這種緊張的工作進行到最要緊的關頭時，他中了風。在快要去世的時候，老公爵想到自己的兒子，想到俄國。他覺得似乎一切都完了，因此他嗚咽痛哭起來，悲泣「俄國的毀滅」。他的死，由於俄國在戰爭初期所呈現的慘痛景象而更行加速。為這個沉重的損失而感到痛苦的安德烈對杰尼索夫說，他「在這次撤退裏喪失了以前所有的一切寶貴的東西，更不用說田產和祖居．．．以及因悲傷而去世的父親。」<sup>37</sup>

托爾斯泰描寫瑪麗雅，主要著重其精神氣質，表現她是家族中愛國傳統的繼

<sup>34</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431 頁。

<sup>35</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433 頁。

<sup>36</sup> 《戰爭與和平》上冊，第 180 頁。

<sup>37</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1025 頁。

承者。瑪麗雅·保爾康斯卡婭的形象是「博愛」和「基督徒自我獻身的魅力」的一個活化身。「基督教自我犧牲的魅力」貫穿著瑪麗雅公爵小姐的一切行動、思想和感情，決定著她對各種人的態度。作家表明，在瑪麗雅的靈魂中經常有兩個世界：精神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世界在互相鬥爭，但她主要是在精神的世界中生活的。由於非常篤信宗教，她經常憧憬著某種非塵世的東西。她的父親曾經給予了她多少無緣無故的痛苦和折磨，可是她卻始終溫柔馴順，她原諒了他，因為他在將死以前喚她作「心肝」。

父親死後瑪麗雅公爵小姐陷入一種完全不關心世事的情況。可是當法國女子布莉恩提建議：向法軍拉摩將軍請求保護，她立刻清醒過來。瑪麗雅「一想到她竟然會留在法軍勢力下」<sup>38</sup>就感到恐怖起來。她覺得自己是父親和安德烈公爵的代表，是一個古老的俄國貴族門第的代表。

她一想到法國兵將會任意使用安德烈的書房，挖開父親的新墳，這是痛苦難堪，不忍目睹的，因此她決心立刻離開。就這樣，在瑪麗雅的心裏覺醒了一種深刻的愛國主義情感。

作家以後又表現了瑪麗雅對她哥哥的溫存熱烈的愛，她對姪兒小尼古拉、對丈夫和子女的愛。而在任何地方，都顯示出了她精神上非常豐富的氣質。不過，托爾斯泰寫到：

她覺得自己還愛得不夠深，她希望自己不管是對丈夫、對子女、對小尼古拉，或者是對一切世人，都能像基督愛人類那樣地來愛他們。她的靈魂永遠憧憬著亙古不朽的、完美的事物。．．．<sup>39</sup>

托爾斯泰詩化了瑪麗雅精神道德的美，指出在她的臉上有「一種經常進行著細緻的、內在的精神生活的表情」。<sup>40</sup>這樣就把這位「基督徒自我獻身的魅力」的化身之性格，完整地刻劃了出來。

## 五、保里斯·德魯別茨基

反面一類的次要人物形象，暫以保里斯·德魯別茨基一人為例。

保里斯·德魯別茨基是名利主義的典型。早在剛開始他的名利事業的時候，

<sup>38</sup> 《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1005 頁。

<sup>39</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588 頁。

<sup>40</sup> 《戰爭與和平》下冊，第 1301 頁。

他就已經牢牢地掌握了這樣一條法門，那就是成功既不是靠苦功，也不是靠個人的美德，而是要靠「善於應付」那些有權對別人的功績進行獎勵的人物。因此他所接近的只是那些比他地位高的人，而且在看待一個人的時候總是以能夠從他身上得到哪些好處為出發點。在維爾那參加別尼格生的舞會時，保里斯巧妙地掩身竊聽到了亞歷山大一世跟巴拉舍夫的談話，因而成為最早知道拿破崙渡過聶門河消息的人之一。保里斯開始預先安排自己的前途。他牢牢地掌握了一條真理，就是在軍隊中除了規章上寫明的紀律和上下級關係外，還有一種不成文的上下級關係，容許一個準尉（高級長官的副官）可以隨心所欲地讓一位如果在隊伍中就可以致他死命的將軍隨便在接待室裏等候多久。而保里斯就竭力利用這種上下級關係。不但對地位前途，而且在個人生活安排上，他都出於純私利的計較。

比如，他抱著無論如何要娶一位有錢的新娘的目的來到莫斯科，到羅斯托夫家作了幾回客；表現在娜塔莎身上的那種真摯和生命的力量曾經在一個短時期裏使精明實際的保里斯迷醉了一陣，但卻並沒有把他徹底降服；他很快就清醒了過來。娜塔莎對於他來說是太窮了，因此他不能娶她。他的心靈嚴密地封鎖著，拒真正的人性於千里之外。德魯別茨基實際上簡直是隔絕了生活上和人類身上的一切最美好的東西：愛、真誠、正直、無私的依戀和真摯的友誼。他沉迷在冷酷、自私的精明算計中，他的一切意念、企圖和希望都服從於這種算計。他著手追求富有的新娘朱麗葉·卡拉根娜。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裏保里斯扮演著朱麗葉「憂鬱的崇拜者」的角色，給她在手冊上寫些與俄國感傷主義詩人卡拉姆辛的《憂鬱》近似的詩句，讀《可憐的麗莎》給她聽，最後，當眼前出現了可能的競爭者時，保里斯克制了自己對朱麗葉時常感到的厭惡情緒，跟她結成了「買賣式的婚姻」。

此外，在嚴峻的戰爭考驗關頭，他的考慮依然是私利。

在鮑羅金諾戰場上，保里斯·德魯別茨基正就是以具備了所有這一類惡劣品質的人的面貌出現的：他是無孔不入的鑽營者，又是宮廷的諂媚和說謊者。由於自己在別尼格生這樣一位人物手下任職，因為他們倆人都是名利主義者，只不過規模大小不同而已，因此德魯別茨基斷然說庫圖佐夫不好，但在總司令的副官面前，他卻贊揚他的英明卓見。托爾斯泰揭露了別尼格生的陰謀行為，同時表明了德魯別茨基也參與其事：他們倆人都毫不關心眼前戰役的結果，甚至還希望最好失敗，因為那樣軍權就會轉移到別尼格生的手裏。他們沒有愛國情感，他們的一切圖謀都以名位前程為轉移，對於當前這次決定莫斯科和全國命運的戰役，他們

也只是從「個人成敗」上來加以考慮。

## 第五節 充滿人民性的農村景象和民族風味食品

《戰爭與和平》顯現了俄羅斯的民族風習。我們在閱讀時，處處感受到這種民族性。無論是俄國社會的歷史畫面，還是城市貴族和農村地主的生活場景，純樸溫順的農民，樂天憨厚的士兵，喧鬧的都會活動，鮮活的農村風光，無處不顯露出俄羅斯的作風，俄羅斯的氣派。

試看那場鮮明的奧特拉德諾冬天圍獵狼、狐狸和野兔的場面，那過節時的舞會，那冬獵之後在農村的晚宴和舞會，恐怕再也沒有比這裏更鮮明地反映出俄羅斯古老民俗的了。

尤其鮮明的是冬獵之後，娜塔莎跟哥哥尼古拉來到農村「大叔」莊園裏的情景：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俄羅斯的農村景象和俄羅斯的農村大叔模樣：

僕人都散開了。大叔扶娜塔莎下馬，攙著她走上搖搖晃晃的木板台階。房子沒有粉刷過，牆用圓木疊成，不太乾淨，看得出主人並不太要求整潔，但也不是雜亂無章，過道屋裡散發出新鮮蘋果的香味，牆上掛著狼皮和狐狸皮。

接下來是居家和擺設：

大叔領客人穿過前室，走進擺著一張折疊桌子和幾把紅椅子的小廳，然後進入擺著一張樺木圓桌和沙發的客廳，然後走進起居室，那裡有一張破沙發，鋪著舊地毯，掛著蘇沃洛夫畫像、主人父母的畫像和主人自己穿軍服的畫像。起居室裡聞得到濃烈的煙草味和狗腥氣。

大叔請客人們在起居室裡隨便落坐，自己走了出去。獵狗魯加伊背上的泥還沒擦去，走進起居室，躺到沙發上，用舌頭和牙齒清理自己的身子。起居室通走廊，走廊裡擺著一座帘子破裂的舊屏風。屏風後面有女人的笑聲和低語聲。娜塔莎、尼古拉和彼嘉脫了外套，坐到沙發上。彼嘉把頭靠在臂肘上，立刻睡著了；娜塔莎和尼古拉坐著不作聲。他們的臉發熱，肚子很餓，可情緒很好。他們相互對視了一下，娜塔莎向哥哥眨了眨眼，兄妹兩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雖然還沒想

出發笑的原因。

一生典型的俄羅斯民族服飾和舉止行動的農村大叔：

過了一會兒，大叔身穿背後打褶的立領短褂和藍褲，腳登小皮靴，走進來。娜塔莎在奧特拉德諾看見大叔這身打扮感到很奇怪很可笑，現在卻覺得挺合適，一點也不比穿大禮服和燕尾服差。大叔也很高興；他一點也不因兄妹倆的發笑而生氣（他根本沒想到他們是在笑他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跟他們一起無緣無故地笑起來。把一支長桿煙管遞給尼古拉，自己熟練地用三個手指夾住一根截短的煙管。<sup>41</sup>

小說依次描寫了俄羅斯風味和食品、食物，包括為準備這一切食物的俄國農婦：

大叔進來後不久門又開了，從聲音判斷，是個赤腳女孩開的。隨後進來一個四十歲上下的胖女人。她臉色紅潤，姿色不錯，雙層下巴，嘴唇豐滿鮮紅，雙手端著一個大托盤。她的眼神和一舉一動都顯得殷勤好客和彬彬有禮，臉上帶著甜甜的笑容，恭恭敬敬地向客人鞠躬。儘管這位女管家胖得挺胸凸肚，頭高高昂起，走起路來卻很輕快。她走到餐桌前，放下托盤用她那雙又白又胖的手把酒瓶、小菜和點心一樣樣擺在桌上。她做完這些事，走開去，笑咪咪站在門口。「我就是這裡的管家！現在你該了解大叔了吧？」她的神態彷彿這樣對尼古拉說。怎麼會不了解呢：不僅尼古拉了解，就連娜塔莎也了解，為什麼當管家阿尼西雅進來的時候，大叔皺起眉頭，略略噘起嘴舌，露出心滿意足的微笑。托盤端來的東西有草藥酒、果子酒、醃蘑菇、乳清黑麥餅、蜂房蜜、蜜酒、蘋果、生核桃、炒核桃和蜜核桃。然後阿尼西雅送來蜜餞和糖漬果子、火腿和剛剛油炸好的子雞。

主人和客人欣賞食物的情形溢于言表：

這一切都是阿尼西雅精心收集和製作的。一切都散發著香氣，具有阿尼西雅的特殊風味。一切都顯得新鮮、清潔、白淨，洋溢著愉快的微笑。「您嘗嘗這個，伯爵小姐，」阿尼西雅說，給娜塔莎遞這遞那。娜塔莎吃著每一樣東西，覺得這樣的乳清餅，這樣的果醬，這樣的蜜核桃，這樣的炸子

<sup>41</sup> 引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冊，719頁。

雞，她這輩子從沒吃過，也沒見過。<sup>42</sup>

<sup>42</sup> 引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719 頁。



## 第六節 反映人民性的民族音樂和民間舞蹈

小說的下一段尤為奇妙，描寫的是俄羅斯民間樂曲和民歌是如何動人：

娜塔莎在這新鮮的環境裡感到十分快活，唯恐馬車太早來接她回家。在談話偶爾中斷時，大叔也像一般初次在家裡接客人的人那樣，對客人們的無聲問題回答說：

「是啊，我們就是這過完一生．．．人一死，就一了百了，何必作孽呢！」大叔說這話時神態莊重，簡直可以說很美。尼古拉不由得想起父親和鄰居講過大叔的種種好話。大叔是個全區聞名的品德高尚、大公無私的怪人。人家請他調解家庭糾紛，擔任遺囑執行人，信任地告訴他種種秘密，選他擔任法官和其他官職，但他總是堅決拒絕公職，春秋兩季騎著他那匹栗色驃馬在野外奔馳，冬天坐在家裡，夏天則在他那草木茂盛的花園裡歇息。<sup>43</sup>

歌手的精彩表演，使得觀眾和讀者都感到是莫大的享受：

「大叔，您為什麼不去做官？」

「做過，後來不幹了。我不行，幹得漂亮，    幹那一行我一竅不通。那是你們幹的事，我的腦筋不行。至於打獵嘛，那可是另一回事了，幹得漂亮！」

「喂，把門打開，」大叔叫道。「幹嘛關上門！」門在走廊底，通向狩獵，也就是獵人的住房。

這時響起一隻光腳匆匆走路的啪嗒聲，接著一隻看不見的手打開狩獵室的門。走廊裡傳來巴拉來卡俄式六弦琴的聲音，聽得出是一個老手在彈。娜塔莎早就聽到琴聲，此刻她走到走廊裡，想聽得清楚些。

「這是我的車夫米吉卡在彈琴．．．我給他買了一把很好的巴拉來卡，我喜歡聽，」大叔說。大叔規定，他每次打獵回來，米吉卡都要在狩獵室裡彈巴拉來卡。大叔愛聽這種音樂。

<sup>43</sup> 引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721 頁。

「好聽！真的，很好聽！」尼古拉略帶輕蔑的口氣說，彷彿不好意思承認他很喜歡這音樂。

「什麼好聽？」娜塔莎發覺哥哥說話的語氣，責備地說。「不是好聽，簡直是妙極了！」她覺得大叔的蘑菇、蜂蜜和果子酒是天下最好吃的東西，現在她又覺得這歌聲是人間最美妙的音樂。

農奴樂手米吉卡的彈奏已使人感動由此為以後的高潮埋下伏筆：

「再來一個，請再來一個，」巴拉來卡琴聲一停，娜塔莎就對著門叫道。米吉卡調了調琴弦，彈起芭勒娘舞曲，時而彈出一連串滑音，時而突然剎住。大叔側著頭，略帶笑容，坐著聽。那旋律重複了百把次。琴手調了幾次弦，旋律不斷響起，聽眾怎麼也聽不厭，總想一遍一遍地聽下去。阿尼西雅走進來，把她那胖大的身子靠在門框上。

「您請聽，伯爵小姐，」阿尼西雅含笑對娜塔莎說，她笑起來極像大叔。「他是我們這裡的好琴手，」阿尼西雅說。

「喂，這一段彈得不對，」大叔突然做了個有力的手勢說。「這裡是一連串顫音 連串顫音。」

托翁採用典型的俄國民間音樂演奏情節，先是寫巴拉來卡六弦琴，繼而寫農奴樂手米吉卡，最後才出現「大叔本人」。使優美的樂聲、民族的氣氛步步加深，越來越感人。同時，再寫貴族出身的娜塔莎兄妹深愛民間樂曲的感情和心情，更能使讀者領略其中的妙趣。

「您也會彈嗎？」娜塔莎問。大叔沒有回答，只微微一笑。

「阿尼西雅，你瞧瞧，吉他的弦好嗎？好久沒碰了，幹得漂亮！丟了。」

阿尼西雅立刻邁著輕快的步子去執行主人的吩咐，把吉他拿來。

大叔對誰也沒看一眼，吹去琴上的灰塵，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敲了敲琴面，調了調弦，在扶手椅上坐好。他拉開左肘，握住琴頸稍高的地方，擺出表演的姿勢，向阿尼西雅擠擠眼，不彈芭勒娘舞曲，而彈出一個清脆響亮的和音，接著就用極慢的節奏鎮定而果斷地彈起名曲《大街上》來。這支曲子的旋律，伴著阿尼西雅全身煥發出來的莊重的歡樂，在尼古拉和娜塔莎心坎裡蕩漾開來。阿尼西雅臉都紅了，用頭巾遮著臉，笑著走出去。大叔繼續乾淨俐落、熱烈有力地彈著琴，同時多情地望著阿尼西雅剛才站著的地方。從他單邊的灰白鬍子下露出一絲笑意，特別當曲子彈得越來越

急促，越來越熱烈，有時戛然中止的時候，他笑得更歡了。

小說在這裏把優美的情景推向高潮。這也是《戰爭與和平》描寫民族氣氛的突出篇章。

「太妙啦，太妙啦，大叔！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大叔一彈完，娜塔莎就叫起來。她跳起來，摟住大叔吻了吻他。「尼古拉，尼古拉！」她一邊喊，一邊回頭望望哥哥，彷彿在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尼古拉也很喜歡聽大叔彈琴。大叔把這支曲子又彈了一遍。阿尼西雅笑盈盈的臉又出現在門口，她後面還有幾個人的臉？<sup>44</sup>

《戰爭與和平》的最感人章節之一就是描寫俄羅斯民間舞蹈，尤其讓一個貴族小姐來跳，而且跳得那麼好，那麼傳神，讓人看了不禁砰然心動。

大叔彈到這裡，手指靈活地壓住琴弦，讓曲子戛然中止，聳了聳肩膀。

「啊，啊，好人兒，大叔，」娜塔莎懇求道，彷彿她的生命全在於此。大叔站起來，彷彿他身上有兩個人：一個一本正經地笑著那個快樂的人，而那個快樂的人則天真而認真地準備起舞。

「喂，姪女兒！」大叔右手中止和音，然後向娜塔莎揮了揮。這位由法籍家庭女教師培養出來的伯爵小姐，是在何時何地吸收了法國披巾舞所缺乏的俄國風味和俄國氣派的？而這正是大叔期待於娜塔莎的那種學不來教不會的俄羅斯風味和氣派。娜塔莎剛一站穩，就得意揚揚，自命不凡，調皮而快樂地微微一笑。這時尼古拉和所有在場的人最初擔心她跳得不好的憂慮頓時消失殆盡，大家都興致勃勃地欣賞著她。

以下是托翁用濃墨重粉的筆調仔細描繪娜塔莎，歡樂起舞的情景，她的歡樂不僅激勵著自身，而且激動著所有在場的人，還會激動今後所有的讀者。

娜塔莎跳舞的動作非常準確，絲毫不差，逗得阿尼西雅邊遞給她一條跳舞用的手巾，邊笑得流出眼淚。她一直望著這位苗條、文雅、穿著綢緞絲絨衣裳、頗有教養的伯爵小姐，覺得她完全成了另一個人，欽佩她竟能領會她阿尼西雅、她的父母和姑媽、以及凡是俄國人身上所具有的俄羅斯風味。

<sup>44</sup> 引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冊，第 722 頁。

「哦，伯爵小姐，幹得漂亮！」大叔跳完舞，快樂地笑著說。「哦，我的好姪女！一定得給你找個好丈夫！」

「已經找到了，」尼古拉笑著說。

「噢？」大叔用疑問的眼光瞧著娜塔莎，驚奇地說。娜塔莎得意揚揚地含笑點點頭。

「還是個很棒的！」娜塔莎說。但她剛說了這話，心裡就又浮起一串新的思想和情緒。「尼古拉說：『已經找到了，』他的笑容是什麼意思？他對這件事高興還是不高興？他似乎認為我的安德烈不贊成我們這樣，安德烈不會理解我們的歡樂。不，他什麼都能理解。眼下他在哪裡？」娜塔莎想，她的臉頓時變得嚴肅了。但這只持續了一秒鐘。「別想，別去想他，」娜塔莎自言自語，笑咪咪地又坐到大叔旁邊，要求他再彈一支曲子。

大叔又彈了一支歌曲和一支華爾滋舞曲；然後停了停，清了清喉嚨，唱起他心愛的獵歌來：

黃昏落新雪，  
潔白惹人愛……

大叔唱歌像老百姓一樣，天真地認為一支歌的意義全在於詞，有了詞就有曲，離開詞的曲是沒有的，曲子只是為了表達音節。因此，大叔的曲子就像鳥兒唱歌一樣，非常自然動聽。娜塔莎聽大叔唱歌聽得入迷。她決定不再學豎琴，而只彈吉他。她向大叔要了吉他，立刻就摸到這支歌的和弦。<sup>45</sup>

九點多鐘，一輛敞篷馬車、一輛輕便馬車和三個騎馬的僕人來接娜塔莎和彼嘉。來人說，伯爵和伯爵夫人不知他們在哪裡，非常焦急。

彼嘉睡得像死人一樣被抬到敞篷馬車裡；娜塔莎和尼古拉坐上輕便馬車。大叔把娜塔莎裹得嚴嚴實實，格外親切地與她話別。他徒步送他們到橋邊。橋上難以通行，得涉過淺灘繞過去，他就吩咐獵人們打著馬燈領路。

「再見了，親愛的姪女！」大叔叫道，聲音已不是娜塔莎原來熟識的聲音，而是唱《黃昏落新雪》的聲音。

他們經過的村莊亮起點點燈火，散發出好聞的煙味。

<sup>45</sup> 引自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冊，第四卷，第 723 頁。

「真有意思！」當他們來到大路上時，娜塔莎說。

「可不是，」尼古拉說。「你不冷嗎？」

「不，我很好，很好。我真高興，」娜塔莎簡直有點困惑地說。他們沉默了很久。

夜又黑又潮。只聽得見馬匹在泥地裡啪嗒啪嗒地走步聲。<sup>46</sup>

一場優美的民間音樂舞蹈已經過去了，但人們還是意猶未盡，小說傳達的正是這一種美好的心境。小說在前面已經是幾次寫到娜塔莎對民間的一切有深沉的感受，然後這裏又畫龍點睛地總括了她的心境，應該說正是托翁神來漫妙的畫筆描繪達到天衣無縫的地步。

<sup>46</sup> 以上引文引自《戰爭與和平》中冊，第四卷，第 718 - 725 頁。